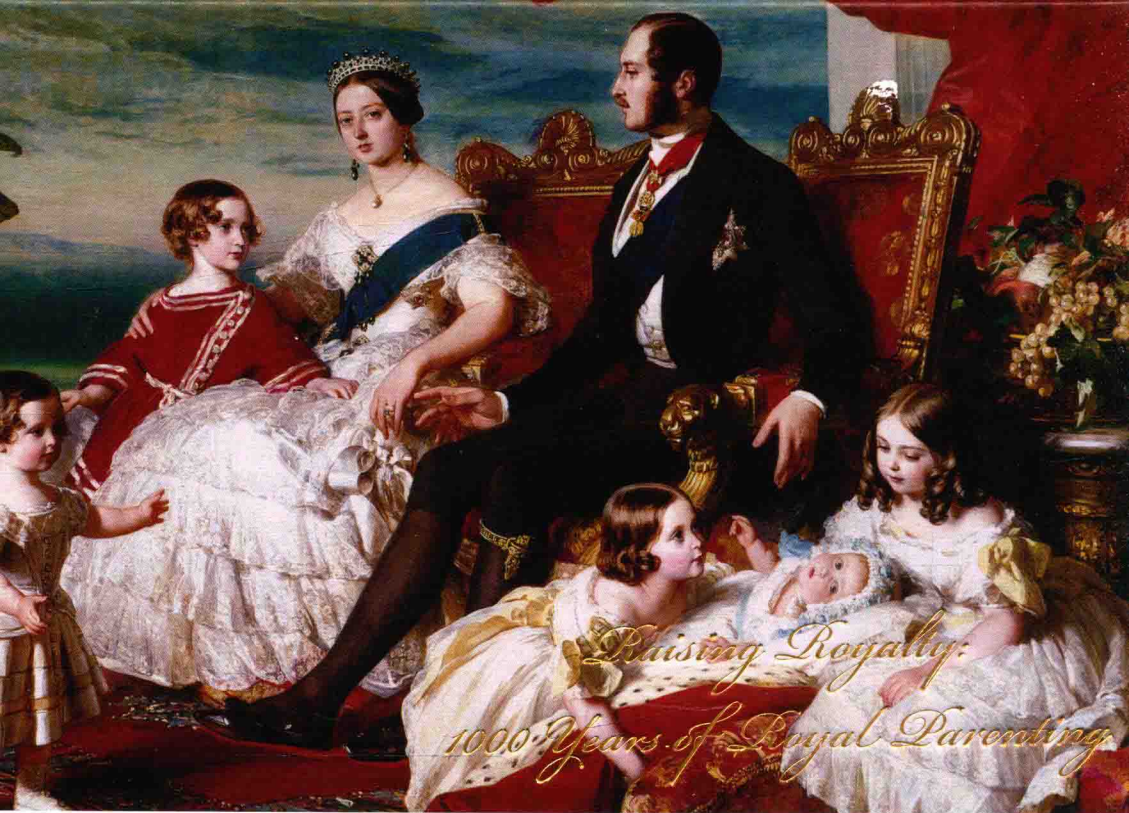




养育天之骄子

欧洲王室教养的千年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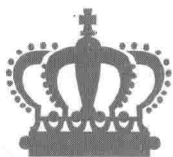
[加] 卡洛琳·哈里斯 (Carolyn Harris) 著

王静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养育天之骄子

欧洲王室教养的千年演变

[加] 卡洛琳·哈里斯 (Carolyn Harris) 著

王静 译

*Raising Royalty:
1000 Years of Royal Parenting*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17-1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养育天之骄子：欧洲王室教养的千年演变 /（加）
卡洛琳·哈里斯著；王静译．—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
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316-9399-4

I．①养… II．①卡… ②王… III．①皇室—家庭教育—
历史—研究—欧洲 IV．①G78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7868 号

Raising Royalty: 1000 Years of Royal Parenting

© Carolyn Harris 2016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 2018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res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养育天之骄子：欧洲王室教养的千年演变

YANGYU TIANZHIIJIAOZI: OUZHOU WANGSHI JIAOYANG DE QIANNIAN YANBIAN

作 者	[加]卡洛琳·哈里斯 著
译 者	王静 译
选题策划	王春晨
责任编辑	李绍楠 王春晨
营销推广	李珊慧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张爱华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s://hljjycbs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9399-4
定 价	49.00 元

序

2013年7月，刚刚出生的乔治小王子正式出院，而在这一天，初为人父的威廉王子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犯下育儿错误。数周之前，各界新闻媒体和摄影师早已通宵达旦驻守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外，等待见证剑桥公爵威廉和公爵夫人凯瑟琳（被媒体昵称为“凯特”）带着新生儿第一次公开亮相。小王子的每一瞬间都逃不过摄像机的镜头，而世界各地的民众都盯着电视机，生怕错过一点一滴。不仅如此，新晋王室父母初次露面也广受好评。威廉的衣袖是卷起来的，仿佛刚为小王子换了尿布，而凯特衣着精致合身，并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产后身材，就连襁褓中可爱的小王子似乎都在向人群挥手致意。

当威廉把乔治小王子放入安全座椅时，批评的声音开始不断袭来。依照惯例，这一任务以往都由王室成员委派专员负责，但是威廉却亲自把婴儿座椅绑在车上，像其他新爸爸一样，载着家人驶离医院。据说，儿子出生前，威廉在肯辛顿宫的私宅里就提前练习了组装安全座椅，因为他心里清楚，全世界媒体的焦点都将聚集在他身上。尽管做了大量的准备，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事情进展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乔治夫妇带着孩子回到王宫后，来自各行各业的父母在论坛上发帖，纷纷指责威廉王子没有按正确的方式将安全座椅安装在汽车上。

在英国育儿博客“宝宝中心”上，一位愤怒的评论者写道：“如果你们翻看婴儿在座椅上的照片，就会发现乔治小王子根本没有被安置妥当！”“这太令人失望了！我打赌他们肯定是太着急了，当时凯特和宝宝一起坐在后座上，希望

下次他们在车里，凯特能负责把婴儿的安全座椅装好。”这位评论者还从儿童安全座椅的官方网站上援引安装指南，进而佐证她的观点。不仅如此，在 iVillage 网站，部分网友还质疑，出生不久的婴儿是否适合坐在安全座椅上。2015 年，乔治王子的妹妹夏洛特公主出生了，这一次威廉似乎已经掌握了安全座椅的安装方法。然而，不满的声音再次出现——小公主第一次公开露面时，她的帽子似乎戴反了。

乔治出生后，围绕威廉和安全座椅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年。2016 年 5 月，英国著名礼仪专家威廉·汉森认为，威廉王子的为父之道破坏了传统的庄严，影响了君主制的发展。他在《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中指出：“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衣着得体的专职司机，而非威廉亲自驱车载着王妃与新生儿回到王宫，与普通人无异。”然而，在英联邦国家，却鲜有诸如此类的评论。《你好！》（*HELLO!*）杂志报道，“威廉王子熟练地将出生仅一天的乔治王子放到后座的安全座椅上，驱车驶离医院”。威廉和凯特曾于 2011 年和 2016 年两次出访加拿大，而第二次，王室夫妇每天都腾出时间陪伴随行的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这收获了民众的一致赞誉。2016 年秋天，加拿大杂志《你好！》发布了威廉抱着乔治的一组照片，当时他们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府维多利亚市的议会大厦参加公园派对。媒体在报道时对威廉与儿子的亲密无间大加赞赏，威廉的行为不仅彰显出良好的家教，更代表着王室的公众形象。

王室生活似乎总避不开家庭事务。本书讲述了近千年来 20 对欧洲王室伉俪在探索育儿之道上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从抵御维京入侵，到躲避狗仔队，王室父母的个人野心、王位的稳定以及子女的需求都早已暗含在为王室子女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之中。过去十余世纪以来，王室子女抑或在宫廷育儿所，抑或远离故土，这都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作为王室父母，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追随先辈们的足迹，不仅担任王朝掌权者，还成为最神圣的父母。

时代更迭，童年的时限与定义已不可同日而语，王室子女的人生经历也随之发生改变。1066 年诺曼底征服之前，男子年满 12 岁便可宣誓效忠国王，但在

1483年,理查三世的侄子,年仅12岁的爱德华五世却被认为尚且年幼,不能独立行使王权。一直到18世纪,为了促成外交联盟,王室子女在12岁之前就订立婚约,并且在十多岁的时候就举行结婚仪式。多数国王和王后因要务在身,长期与子女分离,但即使是再慈爱的父母,也希望子女像臣民效忠君主一样,服从父母的旨意,因而他们很少会走进子女的内心,窥探其情感需求。在一个婴儿死亡率较高的年代,王室父母对子女的爱更多地体现在对他们身体健康的关注上,而非子女的个人幸福。18世纪末,一种强调“自然”的育儿方式登上舞台,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开启全新的育儿哲学,不仅考虑子女的个性,而且着眼于他们的情感需要。然而,固有的王室育儿方式也证明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进入20世纪,王室子女们抱怨很少见到父母,而且被要求即便成年之后,对父母也要无条件服从。“英伦玫瑰”戴安娜在世时,民众通过摄影师捕捉到的镜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威尔士王妃与儿子们之间的母子情深,这也打破了王室传统。如今,威廉和凯特强调平民化的教育方式,最年轻的王室父母已经意识到王室传统与现代育儿趋势之间的差异。

作为王室父母,威廉和凯特备受世人瞩目,而24小时滚动新闻和无处不在的网络更让公众监督如虎添翼。只要王室存在,王室育儿方式就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评判。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各界人士关于育儿都曾提出自己的观点。批判王室育儿方法也成为发泄政治不满的一种途径。直到20世纪,高层政治都是少数群体,尤为男性独揽之事,但是每个人对于婚姻和育儿都有独到的见解。如果王室夫妇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与民众的期望相悖,便很可能成为民间诗歌和宣传册中的嘲讽对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倘若君主和臣民之间势如水火,王室则不得不置身议会或革命法庭捍卫王权及自身的育儿之道。

顺从民意仅仅是王室父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针对平民,甚至是为富甲一方所撰写的育儿指南几乎没有提及王室育儿的特殊环境。17世纪,新教教士敦促父亲主导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因为母亲可能会“闲了棍子,惯了孩子”。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查理一世则与法国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订立婚约,规定子

女在 13 岁之前均由妻子全权负责。18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鼓励母亲进行母乳喂养，尊重子女的天性和自由发展，但是当玛丽·安托瓦内特试图遵循这一建议时，她却发现自己与凡尔赛严格的宫廷礼仪格格不入。到了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育儿专家提倡父母应鼓励子女自力更生，但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子女仍然有专人负责整理床铺和准备膳食。

王室成员和他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结婚对象。尽管大多数人在国内寻觅配偶，但是王室子女通常都与外国王室联姻，以巩固外交联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国王室之间通婚都很普遍，有时意味着结婚双方存在语言上的差异，更欠缺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育儿哲学。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国王的配偶大多来自法国或西班牙地区，因而也将诸如埃莉诺、伊莎贝尔，甚至阿方索等名字推广开来。18 世纪，出身德国王室的配偶将自己的传统引入英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圣诞树。

英国公主嫁给外国王子，将本国习俗也带到其他国家，因而常常招致强烈的反对。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和曾孙女们发现，她们的传统习俗、育儿方式，甚至英国保姆在德国、俄罗斯、罗马尼亚、希腊或西班牙都不太受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王室成员与英国和苏格兰贵族结婚，而这些贵族比王室更注重家庭隐私。威廉王子是王位的直接继承人，而凯特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其成长经历与威廉王子截然不同。2011 年 4 月 29 日，威廉和凯特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上演了一场世纪婚礼，威廉王子也成为自 1660 年以来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第一位迎娶平民的王位继承人。在本书探讨的所有王室父母中，只有理查三世和王后安妮·内维尔在同一城堡长大，而且人生观也大同小异。

威廉与凯特共同抚养子女，而且与父亲查尔斯王子感情一直很好。然而，在过去几个世纪，抚养儿子有可能意味着，王室父亲在为自己培养潜在的敌人。征服者威廉的长子罗贝尔曾起兵反叛，与父为敌，佛兰德斯的玛蒂尔达王后在丈夫面前替子求情；亨利二世与 3 个儿子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阿基坦

的埃莉诺王后则支持儿子与丈夫分庭抗礼。有时，冲突的结局则是致命性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曾处决大逆不道的继承人。18世纪，王室父母与子女间的冲突推动了政治体制的发展，恰如反对党是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与儿子们之间长期敌对的产物。成功的王室父母也不在少数，他们大都与子女建立了亲密的纽带关系，亨利三世、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五世、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俨然在列。

作为王后，不仅需要见证法律章程，在国王征战之际还需代替丈夫行使王权，同时赞助艺术家和音乐家，诸如此类的重任往往优于其为母之道。因而，一代又一代的王室子女大多由祖母、家庭教师或保姆抚养成人。王室中也不乏想要亲自抚养和教育子女个例，比如普罗旺斯的埃莉诺，阿拉贡的凯瑟琳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但是却有质疑声抨击她们引入外国思潮，抑或责难其行为有失王后尊严。然而，王室母亲没有过多地参与育儿，并不代表她们对子女漠不关心，因为她们会吩咐负责抚养子女的亲属和仆人，要求他们随时上报孩子的最新动态，而且将雄心壮志藏匿于心，希冀不遗余力地确保子女谋得王位。第一位被加冕的英国王后——北安普顿的埃尔弗里达曾被指控精心策划了一场谋杀，以确保儿子能顺利继位。

且不论负责抚养王室子女的是何许人士，子女们接受教育的场所亦是摆在王室面前的一道难题。14世纪，位于远郊的宫殿能够让人潮如流的小镇逃离迅速蔓延的黑死病，一跃成为英国王室新宠。进入维多利亚时代，育儿所在欧洲王室涌现，孩子在此食用简餐，偶尔散散步，敞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享受着不同于父母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然还有很多王室子女因王朝战乱，不得不远离故土，背井离乡。阿拉贡的斐迪南国王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王后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南征北战。为了统一西班牙，斐迪南国王对格拉纳达的埃米尔发动战争，其间子女们一直陪伴左右。三十年战争中，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五世战败，被迫和王后伊丽莎白火速逃离布拉格，还差点儿把孩子遗忘在城堡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女王朱丽安娜在加拿大将小女儿抚养成人。当被废

黜的君主如查理一世、法国路易十六和俄国的尼古拉二世被囚禁之后，他们的子女也失去了自由，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即使在太平盛世，君主依然会担心子女的健康与安全。直到20世纪，婴儿死亡率在欧洲依然居高不下，王室也未能幸免于此，随之而来的是道不尽的伤心欲绝，而悲恸的王室父母只能举行纪念仪式，哀悼逝去的孩子。诸如此类的家庭悲剧往往带来持久的政治后果。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失去独子之后，西班牙的统一受到撼动。祸不单行，他们的孙子还在蹒跚学步之际，却不幸夭折，这也终结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长久联盟的美梦。尼古拉二世唯一的儿子不幸罹患血友病，多次因此差点丧命，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俄国的君主制，也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安妮女王一生怀孕17次，但是仅仅只有一个孩子幸存下来度过了幼年，不幸的是这唯一的孩子未满11岁就夭亡了，斯图亚特王朝由此覆灭，德国汉诺威家族转而登上历史舞台。

有幸活下来的孩子，王室还需为其教育做长久打算。直到18世纪中期，英国国王都亲自率军征战沙场，因而在性格形成期，中世纪统治者的男性后代大多在骑士比武场，学习骑马或挥刀舞剑，就连患有脊柱侧凸的国王理查三世，在继位前都会接受训练成为骁勇善战的勇士。王室年幼的男性后代并没有随父从军，王室更倾向于安排他们学习军事技能以外的知识，因此教会就成为最适合他们的选择。在王室中，如果第2个儿子意外成为国王，如亨利八世和查理一世，他们往往会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标准，王室女性后代的课程选择则相对多样化一些。在中世纪，国王在外交战时，王后常常代夫管理城堡和领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盛行，王室公主们主要接受人文科学教育，女性史无前例权倾一时。在17世纪和18世纪，课程设置主要侧重于女性能够取得成就的方面，如舞蹈、绘画、仪态礼仪和宗教教义。如今，王子和公主在全职履行公共事务前，都会隐姓埋名进入大学接受教育。

过去，许多王子和公主尚未修完学业，就已经到了离家的年纪。中世纪，英国王位继承人年少时常被送往威尔士执掌家政大权以及学习商业管理。爱德华

三世就将他的 12 个子女送往贵族家庭，这一做法得到中世纪许多君主的效仿。查理一世与亨利埃塔·玛丽亚的长女玛丽年仅 10 岁时，与母亲一同离开英格兰，前往荷兰和未来的夫君一家住在一起，同时期的其他公主前往他国准备结婚时也大抵是这个年纪。王室父母会经常与子女通信，或者赠送他们礼物，有时还会亲自探望孩子们。在 20 世纪，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从小就入读寄宿学校，远离父母完成学业。对威廉和凯特的子女而言，他们的成长历程与先前王室后代不同的是，在其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里，父母一直陪伴着他们。有猜测认为，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上小学时会选择走读的形式，这样晚上和周末就可以在家中度过。不仅如此，威廉和乔治不太可能像以前的王室父子那样陷入王位之争，而且夏洛特还可以与哥哥享有同样受教育的机会。然而，在过去的 1 000 年里，公众对王室教育的审视成为亘古不变的主题。在欧洲，只要有王室存在，每个人对王室育儿方式都会有自己的见解。乔治王子的安全座椅，夏洛特公主的帽子，这仅仅是威廉和凯特的育儿方式置身公众视野的开端，千禧年间的王室父母还将在历史长河之中镌刻特有的印迹。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和平者”埃德加与北安普顿的埃尔弗里达 / 1

第二章 “征服者”威廉与佛兰德斯的玛蒂尔达 / 11

第三章 亨利二世与阿基坦的埃莉诺 / 21

第四章 亨利三世和普罗旺斯的埃莉诺 / 33

第五章 爱德华三世与埃诺的菲利普 / 43

第六章 理查三世与安妮·内维尔 / 57

第七章 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 / 69

第八章 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 / 79

第九章 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与波希米亚王后伊丽莎白 / 89

第十章 查理一世与法国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 / 101

第十一章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一世 / 113

第十二章 安妮女王与丹麦的乔治 / 125

- 第十三章 乔治二世与安斯巴赫的卡罗琳 / 137
- 第十四章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 / 149
- 第十五章 维多利亚女王与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阿尔伯特亲王 / 161
- 第十六章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亚历山德拉 / 175
- 第十七章 荷兰公主朱丽安娜和利珀-比斯特费尔德的贝恩哈德 / 189
- 第十八章 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 / 199
- 第十九章 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斯宾塞 / 211
- 第二十章 威廉王子与凯特·米德尔顿 / 221

后 记 / 234

致 谢 / 239

拓展阅读 / 241

参考文献 / 253



第一章

“和平者”埃德加与北安普顿的埃尔弗里达

11世纪,英格兰的育儿建议赞同父母对孩子实施体罚,其认为这是子女成年后抵达成功彼岸的必要条件。

公元 968 年，英格兰国王埃德加与王后埃尔弗里达携刚出生的王室宝宝埃塞尔雷德首度公开亮相，埃塞尔雷德王子也在当日接受洗礼。埃德加国王夫妇一直主张修道院改革，为新生儿举行洗礼仪式无疑是重中之重。圣礼由德高望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2013 年乔治王子的洗礼仪式亦是如此。960—988 年，王室夫妇的宗教改革均由大主教邓斯坦实施。埃德加国王与王后埃尔弗里达对洗礼仪式早已习以为常，长子埃德蒙几年前也在类似仪式上首次露面，而他们夫妇在各自先前的婚姻中都生养子女。

遗憾的是，埃塞尔雷德王子的首次亮相并未给世俗贵族和高级教士们留下好印象。在受洗过程中，“小王子突然排便，圣礼被迫中断”，大主教邓斯坦极为震惊，当即向圣会宣布：“上帝啊，他长大了恐怕是无所事事啊！”编年史家认为，洗礼仪式上的插曲预示着埃塞尔雷德的统治之路将会多灾多难。埃尔弗里达王后野心勃勃，一心想让儿子加冕成为英格兰国王，甚至逾越上帝的旨意行事。历史上埃尔弗里达是个极其恶毒的继母，为了能让儿子继位不择手段，甚至谋杀了国王的长子。

公元 6 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七国割据，直到公元 10 世纪，埃塞

尔斯坦国王才将七国纳入韦塞克斯王朝的统治。长期以来，盎格鲁-撒克逊王室一直反对在世人面前树立特定的王室形象。公元43年到公元410年，大不列颠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王后的地位在民众大会上日益显现，其言行举止能够提升抑或削弱统治者的正统性，而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者却坚持不允许家庭成员公开露面。埃塞尔斯坦的祖父是阿尔弗雷德大帝，他的传记作者亚瑟尔曾在书中写道：

在西撒克逊，王后不允许坐在国王旁边，甚至都不能被尊称为王后，只能是“国王的妻子”。当地长者称，在西撒克逊曾经有位顽固恶毒的王后，处处与君王和子民针锋相对，最后不仅导致自己被逐出王室，还牵连了后来继位的王后。由于她劣迹斑斑，当地所有的贵族集体起誓，哪个国王要是允许王后坐在王座上，他们坚决撵他下台。

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私人生活十分复杂，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王室概念。约公元600年，肯特郡埃塞尔伯特国王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受其影响，基督教传到了不列颠群岛。在基督教的婚姻观中，婚姻是神所预备的盟约，但是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并未遵循这一惯例，他们则“依据丹麦习俗”迎娶多位妻子，在婚约仪式上还保留了迎娶贵妇或者外国公主的基督教礼节。埃德加国王的3次婚姻都沿袭了这种形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一书中提到：“他喜欢罪恶的外国习俗，也把异教徒的风俗带到了这方土地。”在继任哥哥埃德威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前，埃德加迎娶了“白鸭”埃塞弗烈德，她是一位高级皇家官员的女儿，在公元960年生下儿子爱德华时险些丧命；第二次婚姻，埃德加国王迎娶了出身名门的伍尔夫塞斯，生育了一个女儿圣伊迪丝·威尔顿（St. Edith Wilton），但是在公元963年两人解

除了婚姻关系，伍尔夫塞斯和女儿一起隐退至修道院。公元 964 年，埃德加国王按照基督教仪式，迎娶了埃尔弗里达。

史料表明，埃德加国王与前任妻子解除婚姻关系之后，并没有松懈对孩子的教养。爱德华似乎继承了父亲的家庭观念，且从孩提时就见证了皇家宪章的演变。在圣徒传记中，圣伊迪丝特别讲述了与父亲埃德加国王之间的亲密关系，为了让圣伊迪丝接受最优质的教育，埃德加国王专门聘请了两位外国家庭教师，而且对女儿几乎是有求必应。爱德华和圣伊迪丝都是埃德加国王公认的孩子，因为和父亲的深厚感情，在英格兰均享有尊贵的声望。

埃德加国王统治前期，英格兰尚无统一的王位继承制度，除了妇女和儿童，所有王储都有资格继承王位，但是继位者必须是成年男子，而且是久经沙场的军事领袖。盎格鲁-撒克逊多次遭遇维京入侵，因此相比年轻的“正统”儿子埃塞尔雷德和哥哥埃德蒙，已故国王的成年兄弟或者婚生男性子嗣能够获得更高的支持率。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贤人会议是英格兰任命国王的重要政治机构，与会者主要为世俗贵族和高级教士。王后埃尔弗里达暗中盘算，费尽心机确保自己的儿子是贤人会议唯一承认的王位继承人，因而在埃德加国王统治期间，王室概念在英格兰已初步成型。公元 966 年为温彻斯特皇家木笃会修道院制定的创始宪章明确规定了埃德加国王与埃尔弗里达王后婚后的王室概念。根据宪章，王室新成员埃德蒙是“国王的合法继承人”，母亲埃尔弗里达是“国王的合法配偶”，而爱德华属于“国王的庶子”。宪章上的特有标记进一步强化了合法王室的概念，埃德加国王、埃尔弗里达王后、埃德蒙王子及埃德加的祖母肯特郡的埃德吉芙名字旁边都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而爱德华只有一个十字架的轮廓图。尽管埃德加对年长的孩子关爱有加，但是个人权力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着转变，普通的王室妻子逐渐让权于位尊的王后，而拥有同等王位继承权的后嗣最终让位于王